

112号(1954年10月)

王国忠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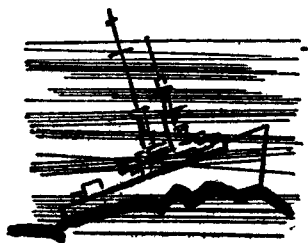
黑龙号失踪

HEILONGHAO SHI ZONG

少年儿童出版社



黑龙号失踪



王 国 忠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黑 龙 号 失 踪

王国忠著 丁 深繪图 张之凡装帧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延 安 西 路 153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 014 号

上海洪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统一书号：R10024·2911 书号：自1088（高）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3 3/4 字数66,000

1963年5月第1版 196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3,000 定价(6)0.28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短篇科学幻想故事集。这些故事从不同方面展示了科学发展的动人前景：把浩瀚的大海改造成为农场，利用微生物惊人的繁殖速度为造桥工程服务，在海洋中筑起神奇的养鲸场，海底潜泳机揭穿了日本黑龙号军舰失踪的秘密……

这些幻想故事，虽不是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过的，但它们都是根据已有的科学成就加以合理想象的，所以既可以丰富少年读者的科学幻想能力，又可以增进新的科学知识。

目 录

渤海巨龙 · · · · ·	1
黑龙号失踪 · · · · ·	37
神桥 · · · · ·	63
火星探险记 · · · · ·	73
海洋渔场 · · · · ·	88
半空中的水库 · · · · ·	96
打猎奇遇 · · · · ·	105
山神庙里的怪事 · · · · ·	111

渤海巨龙

閻毓从海堤大街两旁的树丛中，好不容易才找到12号房子。但是迎接她的，却是紧鎖着的大門和一张写着七歪八倒字儿的紙条。紙条貼在大門的右边、电鈴按紐的下面，上面写着：“来人請坐，請在門口站一会，我半小时不回来，最多三刻钟。”

讀着这张紙条，閻毓感到有些奇怪！在离开北京时，自己曾特地发了个电报給二舅，告訴他今天傍晚到达“一枝花”，难道二舅沒有接到这份电报？从这张紙条上看来，二舅又象是接到电报的，大概有事出去了，所以写了这张紙条，叫“来人”等一等。但是这张紙条又分明不是二舅的笔迹，再說，二舅虽然是位农学家，文学方面不是內行，但也不至于写出这种文法不通的句子来：叫来人又是“請坐”，又是“站一会”；下半句的意思，閻毓猜了好一会，才懂得大概是說：“我在半小时内回来，最多不超过三刻钟。”这个“我”是誰呢？看幼嫩的笔划，象是孩子写的，是二舅的孩子？不可能，二舅虽已是中年人，但一直沒結婚，哪里来的孩子呢？还

有，叫来人等半个小时或三刻钟，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纸条上也沒写明。“可能是二舅的邻居，一个粗心大意的孩子写的。”閻毓想。

門口的小花园里有几张小石凳。閻毓把皮箱擱在石凳上，浏览起房子周围的景色来。西天一抹紅霞，已快到夜色蒼茫的辰光，海堤大街的那一头有一幢七层高的大楼，有的房間里已开亮电灯。这可能是二舅信上說过的“海堤百貨商场”。大楼左前方，霓虹灯的彩色閃光，与晚霞混为一片，閻毓想，这大概是二舅說的剧院。这里的住宅房屋都是一幢一幢的花园房子，两幢房屋隔得很远，中間是一片青翠的树丛。几年前，二舅在信上就告訴过閻毓，說“一枝花”这个新城市，过去——在十多年前，原来是渤海中一个荒涼的无名海島，島上除了被海风、阳光、水分侵蝕成的嶙峋的怪石外，海鷗是这島上的唯一主人，它們在这里生儿育女，一代又一代地生活着，島上积上了厚达两米的鳥糞层。山东省的农业部門，以及烟台、福山、八角口、蓬萊、黄县等地区的人民公社，常用大拖輪来装运这些肥效很高的鳥糞。“一枝花”这个漂亮的地名，据說就是第一批到这里运肥的人看到一枝不知名的小花倔强地生长在海島上而取的。现在，这个新城市究竟离海多远，閻毓不知道。不过，閻毓这个自幼生长在印度尼西亚海滨的姑娘，从海滨居民特有的对大海的敏銳嗅觉方面感到，大概这里离海不远，因为空气中飘浮着海水又咸又湿的气味。在印度尼西亚，閻毓早已向往着“一

枝花”这个城市，她作为大学新聞系的三年級学生，特別留意来自祖国的电台广播、报纸、画报、特写集子，可是除了知道这是改造渤海的无数建設营地中的一个新城市以外，不知为什么，祖国的新聞記者好象对这个城市并不注意，記者們那枝对新鮮事物保持敏感的笔尖，似乎很不愿意对这个城市花一些笔墨描写一番，报纸上有时只是十分簡略地提上一两句，这一点，使閻毓很生气。“哪一天我到了‘一枝花’，非好好写几篇报道不可，让这个城市在全世界出一出风头！”閻毓甚至这样赌气过。“你想，本来連一个居民也沒有的海中荒島，现在变成了大陆，有了发电厂、重型机器厂、汽車厂，有了十几万居民和为居民服务的一整套商业部門，有了飞机场，这难道还不值得大书特书！”閻毓也曾这样对她的印度尼西亚朋友讲过。现在，閻毓已站在这个由荒島变成的新城市里。她多么想立刻在这个好象熟悉而实际上十分陌生的城市里旅行一番，把每个商店，每个工厂，每条馬路仔細观察一下，然后提起笔……唉，怎么搞的，天已經黑下来。那个写字条儿的人怎么还不回来？二舅为什么还不回家？

閻毓举起手腕，就着从树林間隙中射进来的微弱的街灯光綫，看了看手腕上的表，来到这紧閉着大門的房子門口快近四十分钟了。閻毓几次想去按門鈴，只是明知道这是徒劳无益而作罢。现在，她却真的向鉄門走去了……

这时，一个矮小的影子象矫捷的野猫一样，从通向大街的树丛中的小径冲了进来。

“誰！”当一个男孩子的清脆的声音在閻毓背后响起时，閻毓确实吓了一跳。

“我！”閻毓慌张地回答。

“你来干嗎？”

“找人，找閻令桥工程师。”閻毓觉得对自己身旁那么一个小不点儿似的人，简单几句话是說不明白的，她馬上又說：“我是从印度尼西亚来的……”

对方沒等閻毓讲下去，馬上热情地扑上来拉住閻毓的手說：“呀，你来了好久了吧！你就是印度尼西亚的小毓姐姐。”

“是从印度尼西亚回来的。”閻毓想糾正这个語法上的錯誤。

“反正一样。”孩子說，“快請屋里坐。”說完，熟练地开了門鎖，按亮了电灯，又跳下石阶，费劲地把閻毓放在石凳上的皮箱搬进大門。

閻毓被这个活泼的、高度才到自己胸口的孩子拉进明亮的客堂間。“这个孩子是誰呢？”閻毓望着招待自己的、又是倒开水、又是拉椅子、一会儿又象一陣风似的冲上楼去的长得象牛犢一样的孩子，迷惑地想。

当这个象小牛犢一样的人飞下楼来的时候，閻毓禁不住問：“你是誰？你也住在这12号？”

“我叫大海，大小的大，海洋的海。”小牛犢随口回答。“喏！这是爸爸留給你的。”他把一封信塞給閻毓。

“你爸爸是誰？”閻毓好奇地問。

“噢！我爸爸就是閻令橋呀！”小牛犢的黑眼睛里露出驚詫的神色，好像是說：你这个从外国来的客人連这一点也不明白！

“这么說，嗯……是表弟呀！”閻毓亲热地、但显然疑信参半地說。她給弄糊涂了，从来沒听說过二舅有孩子，怎么会突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儿子呢？“你爸爸也真是，信上从未……”閻毓想从大海那里，弄清二舅为什么长期把自己的儿子保守秘密，甚至隱瞞自己的亲姐姐——閻毓的媽媽，但大海早已一轉身飞走了。

閻毓这才注意到手里的信封。信封上写着“留交小毓亲收”。閻毓撕开封得很严密的信封，抽出信紙。信上总共只寥寥数十字，字迹十分潦草，象是匆促写成的：“因急事外出，今晚可能不及赶回，請見諒。令橋。”信紙的左上方有两行小字，显然是信写好后又添加上去的：“关于渤海建設工程情形，大海是个熟练的小向导，可先与之交談。至于其他問題，概由我回来后面談。”

粗心的人看来，这是一封极平常的信。但对閻毓这个一直在努力培养自己具有高度敏感的大学新聞系学生來說，已隱隱觉察出这里面存在着一些微妙的事情。由儿子轉交的信为什么封得这样严密？信封上为什么写上“亲收”两字？“其他問題概由我回来后面談”，这不是暗示閻毓不要向大海这个平地冒出来的、莫名其妙的表弟追根究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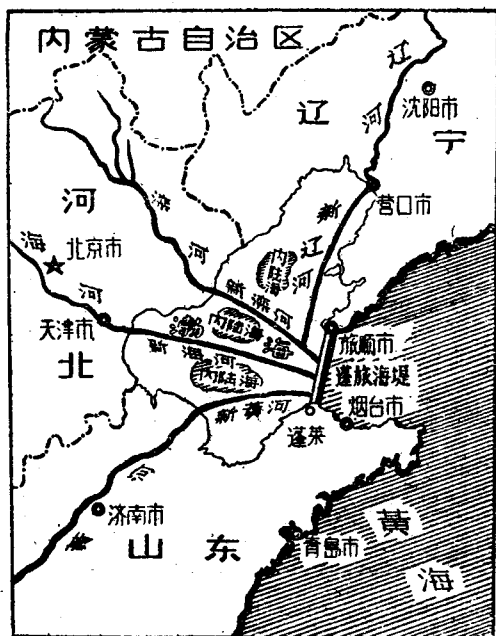
嗎？……

大海在厨房里把碗碟弄得丁当作响。一会，双手托着两碗菜走了出来，放在桌子上，又一旋身走进了厨房。当桌子上差不多挤满了碗、盆、碟子的时候，大海自个儿坐了下来，低下头只顾吃饭。当他看到閻毓站在桌边看着自己吃饭的时候，才睁着惊奇的眼光说：“咦！你怎么不吃晚饭？”

“这些菜都是刚才你自己烧的？”閻毓被大海天真的动作引得发笑，一面在桌子旁坐下来，一面问，“我们两个人怎么吃得这么多！”

“爸爸要我多准备些菜，说好好招待招待你。这都是从街道食堂拿来的，五点钟的时候就拿来了。”大海大概想起了门上那个纸条，所以又赶忙解释说，“刚才等你不来，我到小组里去了。我们五年级组织了一个电讯小组，每逢星期五晚上，跟旅顺中学的电讯小组通讯，互相报告建设中的新闻。你看，他们就在大堤的这一头。”大海站起来，走到一幅挂图前，把旅顺的位置指给閻毓看。

閻毓这时才注意到墙上的一幅大挂图。这是改造渤海的全图。一条粗黑线从山东的蓬莱，经过长岛和一枝花的东边通到东北的旅顺，这就是改造渤海、把渤海变成大陆的关键性工程——渤海海峡大堤。因为这大堤的起点是蓬莱和旅顺，所以报纸上也称为“蓬旅海堤”。这条全长150公里的海堤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就把渤海和黄海隔断了，正因为这一点，外国的新闻记者都把它称为“东方奇迹”“中国



速度”，有的报纸不称作“蓬旅海堤”而改称为“渤海巨龙”。海堤的确象一条巨龙一样，横躺在渤海海峡。在海堤上面，“蓬旅铁路”“蓬旅公路”早已在两年前通车。现在的工程重点，已不是这条海堤，而是海堤上面的建设和海堤内那么一大块海区的改造与建设工程：排除海水，建筑运河和铁路公路等交通线，建设一系列的潮汐电站，规划农场，改造土质，建筑新的海港和船坞，综合利用食盐、镁盐、钾盐、钼盐、溴和碘等化学蕴藏，等等。这是一个亘古未有的伟大工程。这些，阎毓这位关心祖国每一步建设里程的新闻系大学生是

知道的，可是这个大工程的具体情形，她知道得不多。对一个记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取得“第一手材料”，也就是要亲眼看看，要了解许多新闻报道所不可缺少的细节材料。这一点，正是这次閻毓到这里来的重要动机。她脑海中早已装满了一大堆问题，想弄个明明白白。

“小毓姐，现在先吃晚饭，吃完后洗个澡，然后早点休息。”大海已看出閻毓对这张国外见不到的挂图发生了浓郁的兴趣，他知道閻毓一定会问个没完，所以赶快来个“先发制人”。他怕閻毓不肯依从自己的安排，于是又加上一句：“这是爸爸关照的。”但又怕閻毓会扫兴，怕得罪这位从未见过一面的表姐，所以又接着说：“明天，我一定详细给你讲讲这张地图，只要是我知道的。”

二

大海这个小学五年级的表弟所表现出来的活泼、机灵、矫捷、大方等行动，并没有引起閻毓多大的惊异，这大概因为在閻毓身上也存在这些素养的缘故。今天早晨，大海在“渤海工程挂图”前，给閻毓解说这个伟大工程的许多问题时所表现的渊博知识，却引起了閻毓很大的惊奇。“熟练的小向导”，二舅这句夸赞大海的话，一点也不过分。在印度尼西亚，活泼好动的閻毓曾利用假期旅行过不少地方：雅达乡间、峇厘的农村、小巽他岛和西伊里安的海滨、苏门答腊的丛林，每到一地，总是听当地的向导介绍历史、民间风

俗、名胜古迹，这些向导多半是上了年纪、有丰富生活经历的人。象表弟这么大年龄的少年向导，可从未遇见过。他站在挂图前，竟象雅加达大学的教授作演讲一样，一口气讲了一个多钟点，而且不慌不忙，就象早已背熟的那个神气。一个五年级学生的头脑里，竟装有那么多的知识！这个表弟，真象他的来历一样，多少有点儿使人莫名其妙！

“在地球上，大陆和海洋的分布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早晨，大海就是用这种根本不是孩子式的，完全象教授演讲式的口气开始介绍渤海工程的。“大陆只占地球表面的29%，大约15000万平方公里。这些陆地中，冰冻地带占了2600万平方公里，沙漠地带占了4200万平方公里，剩下的，只有8200万平方公里适合人类居住和耕种。所以，



必須把一些海灣改造成陆地。我們改造渤海工程就是向海洋开战的第一步。”大海讲到这些百分比和数目字的时候，沒有打过一秒钟的疙楞，就象自然而然地从嘴里滚出来一样。

“改造渤海工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建筑‘蓬旅海堤’。”大海指着图上从蓬萊到旅順的那条黑綫說。“这工程搞了四年七个月十八天，已經在四年前完成了。现在是第二阶段工程，把渤海的海水弄干。渤海的面积是76490平方公里，大概有1千多立方公里的海水。如果让这么多海水自己蒸发，時間就非常非常长，大概需要100年。不过你别着急，”大海看到閻毓流露出吃惊的神情，馬上用安慰的口气說，“要这么多時間还得了。我們用排水、挖內陆海、筑大江大河等办法，来縮短時間。现在，已經有一半海区沒有水了，大概再隔五年，原来的渤海区就完全是陆地了。你看，”大海指着挂图上那些紅色、藍色、紫色的蛛网似的綫条和不規則的綠色圓形說，“这是旧黄河的入海地方。我們现在已把它延长250公里，并且把河床加宽了四倍，从‘蓬旅海堤’流入黃海。在入海处正在建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潮汐发电站，将来这个电站发的电，可以供給等于十个上海市的用电。这里，天津附近的海河，本来从塘沽港流入渤海，现在也已把它延长到‘蓬旅海堤’入海，入海处也在建筑电站。这里，东北的辽河，本来是在营口流进辽东灣的，我們計劃把它延长到旅順口，和准备延长的灤河在旅順口汇

合后入海。这几个綠色的圓块块，是未来的內陆海，海內可以放养鯊魚、黃魚、帶魚、海帶、珍珠貝等等，海的四周将建起不少化工厂，提炼鎂盐、鉀盐、溴和碘等化工原料，供应农场的需要。除了这些大江大河和內陆海，其余就是农业、林业、畜牧地区。有的农场已經兴建起来，防风林带的树木也已很高大。它們就象棋盘上的綫条一样，把农场、牧场围起来。”

閻毓想到昨天乘飞机到达一枝花上空时，曾看到象自己那件綢衬衣上的印花格子样的东西。原来这就是防风林带和农场、牧场。

“我們山东省的少先队员，正在这里，”大海指着一块蓝綫条的小方块說，“建設一个少先村、少先农场和少先林场。将来的孩子，一定非常非常羡慕我們，因为我們曾为渤海工程出过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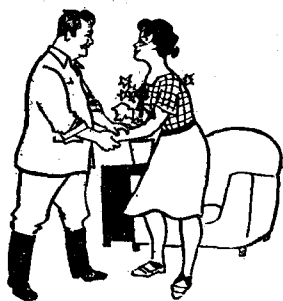
閻毓差点笑了起来，“将来的孩子！”好象站在自己面前的大海不是个小不点儿孩子，倒象是七老八十岁的公公一样。

上面就是今天上午大海这个小向导給閻毓介紹的大略。閻毓的童年时代，是在幸福的祖国土地上度过的。后来，她随着父母出国了。祖国的少年儿童追求知識的热情和努力，閻毓在国外也是知道的，可沒想到象表弟这样年龄的孩子，竟懂得这么多，知道这么多的知識，講話时完全象个专家一样，这一点是出乎閻毓的意料的，使她感到非常惊

訝。要不是自己亲身站在大海的面前，亲耳听见这小家伙的滔滔讲演，閻毓是不敢信以为真的。

刚才，大海说有件紧急事情要跟少先队的中队委员們研究一下，出去了。临走时，用手从桌子上抓了一把閻毓从国外带来的上等椰子糖，敏捷地往嘴里丢了兩顆，挤了挤眼，就輕巧地飞出了門。大海这些稚气的动作，才显露出了一个五年級孩子的淘气相。这种孩子气的动作，与早晨讲解工程建設计划、搬弄一連串的数字和百分比的神气相比，簡直难以想象会发生在大海一个人身上。“社会主义建設越发展，人也变得越聪明、越智慧。”閻毓曾在一篇什么文章里讀到过这一句話，当时，閻毓体会不到这句話的意义。现在，从大海这个少年人身上，不是无可爭辯地印証了嗎！

当閻毓久久地站在工程图前面欣賞着那些紅蓝綫条的时候，二舅回来了。閻毓看到一个矮矮胖胖、穿着被太阳晒得灰白的毛蓝布制服、蓬松的头发上沾滿灰沙的中年人走



进客堂間时，她差一点想問“你找誰？”但一见到中年人那副愉快和带着調皮神气的眼睛时，閻毓馬上认出这是誰了。照片上的二舅，就是这副眼睛。

“二舅！”她叫喊着